

## 第二十九章

---

### 魑 魅 魍 魎

一天下午两点钟，已经过了上班时间，许多人还在午睡梦中，内田顾问的美国大“别克”轿车突然开到司令部门口。车门开处，丰采依旧的内田大步走下了汽车。卫兵处值班岗位立刻慌了手脚，一声“立正”口令，刷地全站了起来。“敬礼！——”喊声震耳。整个司令部大楼从梦中惊醒，一阵忙乱，很快又变得鸦雀无声了。

内田走进整洁如故的顾问办公室，立刻跟进来一大串日本幕僚，进进出出，穿梭般往来不停。整个下午，不知他用一枝红笔签署了多少等待处理的文件，定夺了多少大小公事。下午四点左右，佐藤跑来叫我去见顾问，老头子正往靴子里蹬足，看样子打算下班回家。

“左君，我的病好了，对老大夫怎么个酬谢法，你说吧。”

“请顾问不用多虑，这些小事和夫人商量一下就行了。”

“也好，你们商量着办，花多少钱没关系，但千万不要

亏待了那位老先生……”内田跺脚站起身来。佐藤帮他挂好军刀，递上帽子。我们随后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在走廊里，正碰见宪原司令在来回踱步。

“内田顾问，听说你闹了痔疮，好了吗？”

“多谢挂心，已经好了，再见。”内田举手告辞，面无表情。这就是接任李文龙之后上任的江上军中将军司令官、皇族宪原阁下与江上军军事顾问内田中佐的第一次对话。

在整个江上军所有的日本人中，内田实是惟一的现役军人。他身为日本关东军中佐（即中校阶级）被任命为江上军军事顾问，直接对关东军本部负责，享有军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其他日本人，从参谋长林保治以下皆为在乡军人，应召来“满洲国”国军中服役纯属不得已来混饭吃的。他们挎的全是“满军”军衔，着“满军”服制，无论军衔是少将还是上校，在内田面前都是部下，都得无条件服从命令。“满军”的中将司令官在内田顾问眼里同样一文不值。就是在“新京”皇宫里当皇上的溥仪，一个关东军的少校也可以冲他指手画脚，何况什么“皇族”呢。

不到一年，这位参禅走火入魔的宪原司令就被内田打发走了，再也没在江上军司令部露面。

内田顾问下班后，佐藤拉我到秘书室研究给老汉医岳春阳付报酬之事。我坚持认为用金钱不妥当，说明重义不重财是中国人的古训，交一个知心良友胜过万贯家财，但酬谢也是必要的。佐藤左右为难。后来我们决定，买些礼物送去是最好的办法，随之用电话把这想法告诉了内田夫人。

第二天是星期六，吃过午饭我正要和人家一起去江北游泳、晒太阳，内田夫人来了电话。

“左君，你和佐藤马上来一下，老爷今天早上去新京了，

临走命令一定要把答谢老汉医的事办好。要不要让叶山去接你们……”我忙谢绝了用车，答应马上去。

佐藤正在下棋，楼上交换台的姑娘为了去江北游泳已把外线摘了，他没听到电话铃响。这个棋迷一边无可奈何地穿衣服，一边抻脖子瞅棋盘，嘴里还在嘟囔：“眼看这是一盘赢棋嘛……”

我在后院车库里推出一台三轮摩托车，让佐藤坐在车斗里，踩着了摩托一溜烟开向了内田公馆。

夫人和多莎子已经整装待发。多莎子今天打扮得十分漂亮，玄色的俄式连衣裙，脚下是一双白色半高跟皮鞋，得意地在镜子前边转。老太太骂她：“疯丫头，把新凉席都踩坏了！”

顾问夫人对我们说：“我和老爷商量来商量去，真不知怎么答谢老汉医为好。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草率呀。”她顺手打开一个长方形纸盒子，里面是一条二尺多长的水獭皮领子。我有些目瞪口呆，连说：“太贵重了，满对得起老大夫了。”

顾问的黑色大轿车在前，我驾驶着摩托车在后，浩浩荡荡奔向岳氏痔科诊所。可想而知，这一举动又惊扰了岳家的左邻右舍，一个个都抻长了脖子瞪大了眼，出来看新鲜。

老大夫大概正在午睡，闻讯后叼着烟斗慢慢踱了出来。顾问夫人连连鞠躬，道谢的话又多又快，让我没法逐句翻译，只好直截了当地转达了谢意。几次推托、谦让之后，岳春阳老先生才收下了礼物，交给老伴收进里屋去了。

内田夫人完成了使命，又是一番客套：“老爷从新京回来后，一定会亲自来道谢的。真不好意思，谢谢，再见啦……”

后来听多涉子说，内田顾问病愈后，还介绍了海军武官府的留守少佐川越旭去老汉医那儿治过病，并赠给了岳氏诊所一幅亲笔书法条幅作纪念。我去岳父家路过那里，确实看到一幅镶在玻璃框中的书法，写着“日满亲善如兄弟”几个大字，下边落款是“大日本海军驻哈尔滨武官府少佐川越旭”几个字。据说，挂上以后，来这里不花钱治病、捣蛋的鼠辈几乎绝迹了。岳氏诊所也由此名声更加响亮了。

可是，川越少佐的题词“日满亲善如兄弟”，不到半年就过时了。1944年下半年，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邪风，虽没见什么文件、通令，但各大衙门、机关却心领神会，付诸实施了。那就是要把过去“日满亲善如兄弟”的口号改了。今后对大日本帝国要称为“亲邦”而不是“兄弟之邦”了！这个“亲”字大有文章，中国人所谓的“亲”是指最敬爱的人，包括父母、兄弟、朋友、师长等等。而日语对“亲”的发音是“欧牙”，是对长辈、父母最尊敬的称呼。此风一刮，全国上下一律要称日本为“亲の国”，也就是爹娘国，父母之邦的意思。毋庸讳言，日本天皇也就是“满洲国”皇帝的爹了！爹就爹吧，谁敢抗拒？反满抗日，不说你“目无尊长”，而是“格杀勿论”！

一天，下班铃响时，佐藤忽然进来喊我去一趟秘书室，只见他从带响的保险柜中取出一个信封一下扔进了我怀中。

“给，这是顾问赏你的保密费。”

我抽出来一看，是两张十元的钞票，冷丁有些发愣：上个月的津贴已经领过，这个月的尚早，这钱从何而来呢？

佐藤当胸给了我一拳：“傻小子，喝酒钱！还不明白？”

我这才恍然大悟，大叫：“好哇！那咱们就喝酒去……”

我推门跑出去找丰永，又回到副官处拦住了宫崎，没让他俩上通勤车回家。一行四人由我领着打牙祭去了。

中国菜对日本人来说有着永恒的魅力，只因囊中羞涩，他们也没条件经常下饭馆。回到家里就是掺黄豆的二米饭、咸菜和大酱汤，所以一听有人请客立刻笑逐颜开，口水都几乎流了出来。

几个人兴致勃勃跟着我来到了四道街大舞台后边的“方记包子铺”。

这是一个味美价廉的老字号饭店。地址虽然稍偏僻，但常年饭客不断。今天我自觉财大气粗，拉着几位顶头上司要可着这二十块钱来个一醉方休。

掌柜的方老板是司令部新来的打字员小方的亲爹。一见我带来三个日本人，立刻热情地把我们让到了楼上的一间雅座里。

宫崎不明就里，一个劲儿问佐藤：“今天到底啥事啊……”眼珠瞪得溜圆。

“你个蠢驴，跟着吃吧，问个啥！”佐藤笑骂道。宫崎嗅着楼下飘上来的奇香，咽口唾沫，扒下靴子又要扳脚丫子，被丰永踹了一脚：“注意礼貌。”丰永好像心中有数，抿着嘴儿乐，并不多问。我只好说：“今天我中了彩票，得了几十块钱，特意邀请各位上官来喝他一场。”

丰永是个中国通，对中国酒也不外行。他提议今天不喝日本酒，专喝“史国公”，让他们尝尝中国名酒的味道。

先上来的是四个凉盘，接着是热炒，风味确实独特，都略带甜味，几个日本人连声叫好。铝壶装的“史国公”足足喝了七八壶。

时间不觉已经过了两个来小时，大家酒已半酣，都敞开

了上衣继续豪饮。这时，从雅间的半截门帘下看见一个穿黄色靴子的军人，拥着一个妖艳的女人走过，步履踉跄。

丰永说：“又是他妈的四宪兵……”站起来走出去，用汉语喊了一声：“回来！那小子。四宪的吗？混蛋！像个什么样子……”

我怕他酒后打人，闹出乱子对不住方掌柜的，忙跟了出去。

那人果然是宪兵，但并非第四宪兵团的。他一看到长着大胡茬子的日本军官，吓得忙推开那女人，摇摇晃晃地光着头就举手敬礼。

我把丰永强拉回屋，说：“管他呢，来，咱们喝酒……”

丰永骂不绝口：“滨口这个老混蛋，真是废物，就知道自己捞钱！你们看看，这些宪兵还像个军人的样子吗！”

我看了他一眼：上衣敞着，帽子摘了，满脸胡茬子半寸长，酒气熏天。心说：你和那宪兵是“瓜子儿嗑出个双胞胎——俩仁（人）儿都一样”，谁说谁呀，憋不住乐。

我抽空出来找方掌柜的结账，这样大吃大喝一顿才十一块几角钱。掌柜的说啥也不收，连说：“小女还是孩子，初到大衙门工作还请左先生多多关照呢……”推推搡搡，最后才勉强收了十块钱，还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们四个人步履蹒跚地走出方记包子铺。我一直把他们送上三道街的电车站，他们都住在南岗的“代用官舍”，一路同行就不用我管了。临上车，佐藤回头大喊：“左君，差点忘了。饭店窗台上那个盒子是顾问给你的，回去拿，别忘了……”电车丁零咣当地开走了。

我莫名其妙地往回走，想起佐藤啥时候拿着东西。一进包子铺，见方掌柜正和一个伙计在对着盒子比比画画，看

见我回来，忙说：“这不，左爷回来取了吗？”

我接过一看，好沉，纸盒上印着“菊正宗”三个大字。原来是三斤装的两大瓶日本名酒。

星期天，我答应要带着老婆孩子去看电影。

四十年代的满洲影坛，充斥着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故事。这种软绵绵的温吞水弄倒了观众的胃口，使电影院的上座率直线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人民带来苦难，使生活充满了愁云和血泪。人们情绪低沉，气息难平，迫切希望有些充满阳刚之气、振聋发聩的文艺作品和剧目来提提神，舒口气。于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率先拍摄了大量以古典故事为题材的影片向全球发行。比如《狮子王》、《十字雄军》等等。同时，描写侠义英雄的美国西部影片也如潮水般涌向东方各国。在这种风潮的冲击下，中国影界也跃跃欲试，先后制作了《梁红玉》、《岳飞传》、《木兰从军》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古典题材影片，不知用什么办法竟然获得当局审查通过，得以上演，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近日，哈尔滨上演的几部影片是《千里送京娘》、《木兰从军》和《貂蝉》，轰动全市，不论男女老幼都争先恐后要一饱眼福。各家电影院天天爆满，票价由两角伍分涨到三角。我事先看了《滨江日报》的广告栏，知道今天七道街的“巴拉斯”电影院上映的是《木兰从军》，由陈云裳和梅熹主演；十二道街的大光明影院演《貂蝉》，顾而已演董卓，金山扮演吕布，貂蝉则由红得发紫的明星顾兰君主演。

我家出门就是滨江站，坐火车到道里哈尔滨站票价才五分钱。再换电车到十道街附近也是五分钱，但我身揣“割引

券”（免费证件）照例白坐。下了车从白俄老太太手中花一角钱给孩子买了个大雪糕，乐得她直蹦，小狗儿一样跟在后边撒欢儿。

大光明电影院门前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电影院的曹、杨两位经理都是我的朋友，如今财源滚滚而来，乐得浑身肥肉乱颤，一再关照引座的小姐一定给我们找个好座位。

门口收票的小个子男人，外号“胶皮”。因其眼神欠佳，常常伸手向“惹不起的”要票，免不了时常讨个“手贴脸”。但他从不生气，反而笑脸相迎，道一声：“得罪，请进！”就凭这副“胶脸皮儿”给电影院少惹了不少麻烦，所以两位经理非常喜欢他，一直雇用从不换人。

在那年月，警察、宪兵、特务及各类他们的狗腿子出入公共娱乐场所从不买票。但这些人有时穿便衣上街，让人很难判断其身份。他进门故意不主动说明自己是干什么的，你稍不留意就会惹祸上身。所以，“胶皮”这份工作的职业难度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电影院不是对号入院，也不清场，买票进去随时看，看多少场都可以。每天只打扫一次卫生，就连大光明这类一流影院也是瓜子皮、瓶子盖、烟头、纸屑遍地。大热天也没通风设备，递上一个大蒲扇已是优待贵客了。

我们坐下来时，电影正演到貂蝉被董卓霸占，吕布正束手无策之时，偏偏前边几排有个人戴了顶大草帽，像个农民似的穿着白汗衫，摇头摆脑妨碍了后边人的视线。但是并没有谁提出“请把帽子摘掉”的意见。后来，与之相隔两排的一位阔佬忍不住叫了起来：“前边那小子，把帽子摘下来！”

那个“农民”好像没听见，反倒将草帽往后一推，立了起来，挡得更厉害了。这下可激怒了后边的胖老板：“妈拉



个屁的，聋了吗？把草帽给我摘下来……”又吼了一声，周围响起一片嘘声，但是前边那人依然不动不理。胖老板大怒而起，伸出文明棍，探出身子就往那“农民”后背上使劲捅去。

那人回头望了望，霍地站了起来，推开身边坐着的观众，气冲冲地跨出座位冲向后排。他猛地夺下胖老板的文明棍，抡起来劈头打去，胖老板一闪，肩头已重重地挨了一下子。第二下没击中，打在椅背上，文明棍断成了两截被扔在了地板上。整个影院场内大哗，但这个“农民”始终一声没出，也没吼骂。人声鼎沸的骚乱中，电影停演，灯光大亮，观众全抻长了脖子向这里张望。

胖老板吃了亏，破口大骂：“操你妈的，什么狗东西竟敢打我！”他身边带的一个女人也在一旁蹦高尖叫。

这个“农民”仍是一言不发，伸手一把抓住胖老板的白丝绸长袍的领子就往外拖，一直将他拖到电影院的前大厅里，一个柔道大背将胖老板像卸口肥猪半子似的扔到了地板上。接着就是一脚踢在胖肚子上，立刻让他再也骂不出声了。那女人扑上去抓挠，大叫：“反啦，反啦！你瞎了狗眼的……”被那人当胸一脚踹得坐倒在小卖部的墙角上，哀嚎起来。

人们蜂拥而出看热闹。我的孩子吓得哇哇哭。曹经理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老婆拉着我就往外走：“看这干啥，咱们另换一家去看电影吧。”

我当时年轻，好奇心重，这么热闹的场所哪有不看到底的道理？于是抱起孩子往外就走。距“大光明”十多米远就是我干爹（同学的父亲）家“阿弟洋服店”，让老婆和孩子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扭头就往回跑。老婆气急，在后边大

喊：“少管闲事，快点回来！”

返回电影院，曹经理正在轰赶着观众：“没事，没事啦！请大家快回去看电影吧……”

果然大厅里灯光已熄，电影又开演了，剧情正发展到节骨眼上：董卓发现吕布正在凤仪亭与貂蝉相会，不禁勃然大怒，操起一边的画戟要杀吕布……

前厅里，那个被打翻在地的胖老板已经坐了起来，正在喘着粗气；那个女人凑过去给他整衣、揩脸，一对儿狼狈相。

打人的“农民”则早已坐在了小卖店门前的一张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休息。细看上去，此人面孔瘦削、白皙，中分发梳得油亮，哪是个农民！那敞开的白衬衫下，腰里分明掖着一支日本造的“王八盒子”手枪。

我立刻断定这人既非军人也不是警察、宪兵，而是个“特高课”！他的身后、左右不知何时已聚集了五六个汉子，有的膀大腰圆，有的瘦小枯干，奇装异服什么德行都有，个个面露凶相，一看就是地痞、无赖、流氓、狗腿子一类。他们将此人围在正中，一个坐的也没有，有的上烟有的划火，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比我在内田顾问面前的扮相更技高一筹。

我心中暗暗吃惊：这是个什么人，转眼间便能拘来这么多打手？曹经理一眼发现我正倚在小卖部柜台前喝汽水，立刻气喘吁吁地赶过来，小声对我说：“左兄弟，那位你可认识？能给大哥一点面子，出头来圆圆场吗？”

这事我的确有些为难，首先我不认识这个人。虽说断定他是个特务，但属于哪个特务机关可不知道，不好搭话。但这大光明电影院两位经理都是我朋友，看电影从来没花过

钱，如今赶上人家有了麻烦求到头上，我能甩手不管吗？想起我和那个宪补肖振中不打不相识的故事，便点点头答应做个和事佬。

于是，我启开一瓶汽水，搭讪地走到这家伙跟前，笑笑说：“这位大哥消消气，刚才一切小弟都看见了……贵姓，在哪儿恭喜呀？”

这家伙撩起眼皮扫了我一眼，一只脚仍支在椅子上——一声没吭，汽水更是不接。他身边一个狗腿子倒是发了话：

“咋的，你是干啥的？我们是宪兵队的，咱大哥姓杨，你说咋办吧！”气势汹汹，粗野又蛮横。我头一次扮演这种角色，受此冲撞不由得满脸涨红。但为了替朋友圆场，别让这电影院遭殃，我只好忍着气赔上笑脸，从西服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

那“农民”伸手接过，看看：“哦！江上军的……”脸上立刻和缓下来，把支着的腿也放了下来。“认识韩玉林吗？听说老尹司令已经回南方了？”

我一见这家伙已开始和我谈这个，知道有门了。曹经理连忙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来。

这位姓杨的看来也懂江湖义气，说话也客气多了：“这位左老弟，你都看见了不是？真他妈的太嚣张了……那小韩在司令部是干啥的？”

“啊，都是司令部内的弟兄，很爱交朋友的……”我对韩玉林了若指掌，上等兵，警卫队的。家里挺有钱，开着三四处妓馆，染了一身花柳病，算个兵油子。

我想探知杨某名号，但这家伙只说“我姓杨”并不道出名来。这类人物不愿意露名也属应有的谨慎，我不便再问。顺口提起了肖振中。

这下他来了情绪：“啊！肖振中，那是我的哥儿们呀！早到华北去啦……”

谈话中，我心里纳闷：难道日本宪兵队里有两个姓杨的宪补吗？那大名鼎鼎的杨九疇我认识，是个英俊的小伙子，精通日、俄两国语言的高级间谍。哪是眼前这人的德行？满口山东话，一双鼠狼眼，看来不是冒牌的“李鬼”就是隐瞒了真名实姓。这人的底细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息事宁人，别把电影院的生意搅了。至于挨打的胖老板却与我无干。姓杨的气冲冲地吐了口痰，说：“那个王八蛋是干啥的，叫他过来……”

两个狗腿子应声就去拉扯那两个坐在地上的男女，曹经理忙说：“杨先生，别生气了。那位也是朋友，十二道街洪昌洋货店的褚经理和……”

“管他什么揍的，叫他过来见见老子……”

正在这时，大门外拥进来一伙人，还停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西装革履花领带，身后跟着几个与杨某手下狗腿子同类的人物。一推开电影院的玻璃大门便大喊大叫：“人在哪儿呢？是谁干的，他妈的反啦……”

坐在地上的褚老板立刻像见了救星一样扑了过去，道了一声：“林兄弟，你可来了……”话音没落，就被杨某手下的一个打手一脚踹了个狗抢屎。刚进来的这伙人见状一拥而上，顷刻间就交起手来，把我苦心营造的和解气氛一扫而光。

前厅里飞拳闪腿，吼骂不断，打成一团。对这局面我的什么招法也不灵了，忙和曹经理一起躲到了柜台后边，怕汽水瓶子飞到脑袋上。曹经理唉声叹气，连连跺脚，直冲我作揖，求我再想点什么绝招来制止这场武打戏，否则，大光明

就得毁了。这时，放映厅里早就四门大开，观众从两边的太平门跑了个精光。胆子大的远远围着看热闹，胆小的连看也不敢看，都远远地回避了。

曹经理捂着头弯腰告诉我，刚才进来的花领带是市警察局赫赫有名的警尉补林家德。跟来的人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警察，其他人不熟悉，属腿子一类无疑。

武斗进行了大约二十多分钟，终于渐渐停了下来。因为警察这伙人全被打趴下了，个个伤痕累累，有的躺着唉哟叫疼；有的捂着腮帮子蹲着打转转像在满地找牙……一副溃不成军的惨状。

电影院前厅一片狼藉：汽水瓶碎片满地，小卖部玻璃被砸得粉碎，只剩了空框；售票的黄氏姐妹挤在斗室，连吓带捂香汗淋漓；把门的“胶皮”无影无踪，大概跑杨经理家报信去了。

那个姓杨的始终坐在椅子上不动，一副稳坐帅帐运筹帷幄的样子。得胜这一方意犹未尽，叫骂着还要出去把门前的那辆三轮摩托给砸了，但被杨某制止。

警察局的警尉补林家德这下威风扫地，西服上衣的三个兜扯开一对半，花领带拧成了麻花，西服裤子成了破抹布。正蹲在墙角揉脑门了，似乎在思忖如何圆场，收拾残局。

外边，杨经理果然在“胶皮”的陪同下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他身后跟着两个女人，一个是我早就认识的杨太太，另一个是……我不禁吃了一惊，怎么会是她？不可能啊！

曹经理一见杨经理来了，忙迎上去低声嘀咕起来。杨经理听着，只是一个劲地搓手。杨太太则站在售票室门口与黄氏姐妹耳语不停。褚大胖子和老婆缩在墙角一言不发，傻子一样，像在等候发落。整个场面僵持、尴尬得无以复加。

最后，两位影院经理终于又在小卖店柜台一角找到了我，硬拉了出来，一齐说：“左老弟，今天这局面非你出头收场不可，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都听你的……”

其实，应付这种场面我已有经验，别忘了，我和肖振中就是这么交上朋友的。这类妖鬼相搏，惟一的和事佬就是没长心肝的财神爷“比干”。出点钱（当然是输家拿）摆桌酒席，只要双方把酒杯一端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从此结为死党。再有什么为难事儿，双方一打招呼，就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去共同对敌了。

我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叹口气点点头，应承下来，带着曹、杨二位经理先向败军之将走去。那个褚大胖子也凑过来聆听我的意见。

我的一番话中，最有分量的几句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既了结仇怨又交朋友，何乐而不为？如此这般……说得吐沫横飞，林家德用手指头抹抹牙花子上的血，也只好点了点头。于是，大家又跟着我来到姓杨的面前。

我照例又把江湖上通用的一套开场白抖落一遍。看来这家伙也懂江湖规矩，把烟头扔在地下，一脚踩灭，站起来大言不惭地说：“既然是这样，有左老弟出头，我姓杨的决不能不讲义气，让朋友下不来台。我也不是赶尽杀绝的人，今天说到做到，从现在起，大家就全是朋友了，不打不相识吗……不过我今天还有事，不能再耽搁了，一切事你们跟我的砍兄弟去唠吧！”说着用大拇指往身后一挑，指了指身后那位彪形大汉。又看看手表，抓起破草帽把腰间的王八盒子向后腰推了推往外便走。大家苦苦挽留也无济于事，好像真有什么国家兴亡的大事非等他去处理不可。

我们紧跟相送。这家伙边走边和那个“砍”某耳语了几

句话。到门外又回过身来与众人一一握手，林家德和那褚大胖子也有幸与之相握、告别。然后，大家一窝蜂回到电影院前厅，开始“草签停战协议”。

代表杨某人出头谈判的这位彪形大汉本姓阙，以当今“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阙潮洗是他叔辈而自傲。这是个哈尔滨“偏脸子”（新正阳区一带）有名的大流氓，自营四家“管烟所”，并贩运鸦片；年龄在四十上下，祖籍山东，出生于关东州，精通日本语，是杨某的干将、爪牙之一。这时，他一屁股坐在了杨某坐过的椅子上，大咧咧地说：“俺杨大哥啥时候都够朋友，今天的事是阴错阳差，误会啦……你们说，咋办都行。他是太忙了，这不，又要到特务机关去见渡边中佐……”

这家伙比杨某人年龄大得多，却管人家叫大哥。谈话间，我几次想探问杨某人大名，可惜仍未如愿。最后议定，下午六点钟在新城大街的“新华楼”摆酒，为今日战争结束、握手言欢庆贺。

我一看表，已经四点了。心里惦记老婆孩子，忙向大家抱拳作揖告别，言定准时去“新华楼”赴宴。

一进干爹家门，先挨了干娘一顿臭骂：“依个小赤佬，啥地方去了个？害得小霞此厢傻等！阿拉抽你来哉……”说着就是要拿鸡毛掸子的架势。孩子已在楼上里间睡着了，老婆拉着长脸气鼓鼓地不理我。我这位干娘是个南方老太太，古道热肠，像亲娘一样疼我。她儿子张光烈是我自小的同学，如今在汪精卫伪政府的部队里任职。

我把刚才电影院里的一出戏向干爹干娘说了一遍。瘦骨如柴的老干爹叹口气道：“中国人打中国人是咱们自古以来

的英雄历史啊！有能耐把日本佬打出中国去……”说完，环视一下正在忙活的伙计们，摇摇头，沉默了。干娘大声吵嚷：“晚饭在此地吃好了，我为你们烧了一只母鸡哩……”

六时已到，我整理一下西装，得准时去当和事佬。

往东走出十道街再向北拐，缓步慢行十分钟就到了著名的高级酒店“新华楼”。

一个大雅间里，早已摆好了两桌上等酒席，曹、杨两位经理和太太们早已候在里面。店伙计高喊客人到，两位经理就迎了出来，又是一阵寒暄。交谈之下，知道电影院那边又卖票开演了。像这种好片子，高收入，岂有停映之理！我扫了一眼另一张桌子，方才打得你死我活的敌我双方，此刻已成了生死弟兄，正在你吹我捧，指手画脚。听他们讲的，不外是南山打过虎，北海屠过龙的连篇鬼话。哈尔滨又一方魑魅魍魉同流合污了。

警尉补林家德也来了，已经换了套西服，只是左眼眶上的一块青淤无法掩饰。胖子褚老板和太太也换了新装，但有些闷闷不乐——挨了顿胖揍，又得赔上两桌酒席钱，也实在乐不起来。

酒宴开始，曹、杨两位经理首先举杯到另一桌上去向众位好汉敬酒道辛苦，感谢这伙凶神今天没把电影院扫平砸光。一套八面玲珑的江湖切口，引起一片叫好干杯呼喝。那姓阔的大汉也很顾场面，频频过这边来敬酒。只是那套地痞流氓的俗语叫人听了不太舒服。

林家德在我身边不住耳语：“左兄，那位姓杨的到底是哪个？”

我肯定地告诉他：“这人绝对不是杨九畴。”弄得他也十分纳闷，不知日本宪兵队里到底有几个姓杨的宪补。



这种酒宴最高兴的是那些打手、帮凶。当初拳脚相加的混战中，大概记不清对手是谁，此刻推杯换盏，大喊大叫，猛吃海喝，猜拳斗酒，与电影院里的武打相比毫不逊色。

席间，杨经理出去打电话询问影院情况。坐在杨太太身边的另一个女人，半低着头向我投来怯怯的目光——她就是欣茹！两年前与我告别，回山东老家去的可怜女人。如今她为何又出现在哈尔滨？而且成了杨经理的姨太太！哦，她恐怕得排在第四、第五位了吧……杨经理笑呵呵地回来了，对老曹说：“好极了！我让他们再加映一场，到半夜为止！”

酒宴在十分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大家互相拍肩捶胸，连搂带抱，称兄道弟，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在饭店门前互相拱手，一哄而散。

“今天多亏左老弟周旋，真够意思，再会再会……”杨经理带两位夫人走了。欣茹回头，给我留下了一瞥黯淡的目光。

曹经理知道我的妻儿还等在“阿弟洋服店”，拽着我走进“鲁信南货店”，买了满满一大盒子糕点糖果塞在我怀里，举手告别，回电影院去了。

天已大黑，大光明电影院一带霓虹灯映成一片火海，车水马龙，人影攒动，粉饰着这“满洲国”一隅的太平景象。

我抱起孩子领着老婆往楼下走，身后干娘仍在骂我：“小赤佬，抽侬皮筋……”

坐上白俄的瓦斯汽车，不禁又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女人欣茹，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女人啊，难道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了吗？哈尔滨就这么好，让你去而复返？

汽车的颠簸声中，似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呼喊：“我没有办法啊！你叫我到哪里去！山东和满洲又有什么区别，都是地狱，哪有天堂！让我怎么办，你说呀……”